

风物

# 麦子与土地的故事

吴思好

几千年前，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收获麦子，第一次品尝到带着麦香的面食，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多了一种可吃的东西，就意味着无数生命将会多了活下去的希望。有人，就可以有未来；有粮食，生命才能延续。

几千年后，当我们在原本一片盐碱的土地上，收获了金灿灿的小麦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欣喜？

几千年了，沧州，尤其是黄骅，曾经一直是扮演着一个苦难深重的角色。也是啊，一个连土地都不给面子的城市，有什么可骄傲可炫耀的？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活着，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尤其是靠近大海的人们，他们可以用渔网捕捞出美味的鱼虾，张牙舞爪的螃蟹，可是，面

对抓一把土能沥出一半盐的土地，真是欲哭无泪。

有人说，可以吃海鲜，吃鱼，吃螃蟹啊！海鲜多好吃！被海风吹得满脸沟壑的老渔民，只有一句话，人活着，得吃粮食。

是啊，鲜美的鱼虾固然好吃，可人的肚子不是那么好哄骗的，没有提供力气和能量的主食，人有什么力量和大海的风浪抗衡？

盐碱地也是地，庄稼只能从地里长出来。为了活命，人们苦苦苦业地啃着土地，守护着稀稀拉拉的麦苗。缺水多碱的日子里，人们只能祈求老天可怜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祈求有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没有办法，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一切的人们，只能凭运气吃饭。运

气好的时候，看不到边的田野里，能扒拉出一半干瘪的麦粒。运气不好，颗粒无收分分钟的事。

因为稀少，所以珍贵。过年走亲戚时，人们没什么物品相送，就把不多的小麦磨成面粉，蒸成寿桃、鲤鱼等面花送给亲戚朋友，图个吉利。面花，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

多少年前，我一个表姐因为爱情，嫁到黄骅。出嫁前，舅舅愁得睡不着觉。那个地方太穷了，粮食都打不出来。以后他们吃什么呀？！多年以后，舅舅肯定想不到，盐碱地上也能长出颗粒饱满的麦子。对于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他来说，这简直是在土坷垃里捡金子，不可能的事。

谁又能想到，被盐和碱渍了几

千年的土地，有一天，会乖乖地俯首称臣，吐出自己深藏起来的宝贝。

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土地的改变，是多少代人扎根土地，一点点摸索着，熟悉土地的脾气，改良小麦的种子，让小麦适应盐碱，让土地褪去火性。你迁就我，我照顾你。如同两个被迫拜了天地的夫妻，摸索着适应对方，寻找着更合适过日子的相处方式。

我曾经在南皮的一个实验站里，看到大棚里摆得满满的花盆，种的都是麦子。一个盆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有一个脾气。我们看起来一模一样的麦子，实际上有着千奇百怪的脾气。实验人员要耐心地与麦子交流，通过一次次的磨合，分析，改良，寻找着最合适的种子。而在他们的实验室的冰柜里，放的是一包包土。只有研究深了，研究透了，土地才会听话，才会臣服，才会吐出金灿灿的麦粒。

土地依然是那片土地，麦子已

然不是当年的麦子。或者说，土地，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土地。虽然，略带苦涩的黄菜依然是地里的常客，火红的碱蓬还是在田间地头的草棵里出没，可有些东西就是不一样了。

白花花的土地依然不肥沃，绿油油的麦子却在茁壮成长着。现在，站在田野上，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麦子。过不了多久，这些麦子的麦芒就会坚硬起来，颗粒就会饱满起来，当整个田野变成金黄色时，我们收获的，是更有韧性口感更扎实的麦子。

我们的面花，依然是珍贵的。因为，辛苦获得的果实总是更加甜美。更何况，有了盐碱的加持，这里的小麦，有了与众不同的性格和格外香甜的口感。

待到麦收时，我要用新麦做一次面花。在蝉鸣中，在树荫下，在田野里，与波涛滚滚的大海一同，品尝梦想变成现实的喜悦。

邀你同行，可否？



了诗，有了画，有了悲欢离合。古代尾生的故事发生在桥上，周文王造舟梁于渭河上娶回新娘，张良在圯上遇到了老人指点，因此成就了他的人生。而关于桥的诗更是数不胜数，“参差烟树满陵桥，风物尽前朝”，灞桥折柳送别更是文人的一大雅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座开封虹桥又是何等的可观。

在给外孙女讲的童话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画面，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造桥的能力，有件事启发了他们，树的种子被风带到了小河边，小溪旁，数年的成长，枝繁叶茂成了大树，可是，太强壮了反而容易招风，由于根基不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大树正好倒向了对岸，这下可把猴子们乐坏了，于是它们顺着树爬来爬去来回穿梭于两岸，这不就是最原始的桥吗？远古人们正是受此启发，开始了搭木成桥的历史。

关于桥，我最喜欢古桥，特别是如月弯弯的拱桥，水中倒映着青山，婆娑着树影，衬托着华月，倒映着万家灯火。而桥上暮归的老牛最动人。那美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只能说太美了。

桥，是美的道具，是背景，也

是人人都向往去走走的诗意人生。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多么空灵的美。“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傍晚，太阳就要落山，参差斑驳的光线照在桥上落在水中，一片红晕在水中颤动，桥也在水中朦胧，渔笛唱晚的小桥上瑟瑟残红伴桥铺展，美不胜收，真是风景天成。杭州西湖的九曲桥更是美翻天，青山滴翠，湖水湛蓝，水就像画布似的，蓝天白云有之，油纸伞的婉约有之，垂柳倒映有之，走在桥上就进入了仙境。天人合一在这桥上得到了完美诠释。这样的桥谁人不爱？没事的时候不妨到这画布上走走吧！你也会成为这画里的主角。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古老的枫桥，在今天也依旧牵动着游子的心。

关于桥的话题，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桥，形形色色，人，来来往往，人与桥相遇那是缘。这样的境遇没人不喜欢吧，我想应该是的。

的常态生活，洗衣做饭、看孩子都权当喘口气儿放松一下了。所以打记事起，纺车和织布机是我最熟悉的家用工具，牵线投梭是我最好奇的动作，帮忙挂线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虽然至今没弄明白其中的“原理”，总觉得最后织成的花布是有自己功劳的，心里不由一种成就感。母亲绕线的手法和忙碌的身影那么美丽高大，在我的记忆里还是那么清晰深刻。

算到一块儿，舅舅姨妈叔叔姑姑十几个，成家时的被褥，都是母亲一圈一圈摇出的线、一梭一梭织出的布做成的。母亲先奶奶去世两年，奶奶最终决定把一直收在厢房、陪伴她和母亲一辈子的织布工具“拆散”了，她还是摸了一遍又一遍，说：往后再没有人会用这些老物件儿了，我也老了。

的确，母亲之后这些工具再没用过之地，再也看不到母亲手摇纺车的样子和左右穿梭的身影了。母亲的一生就是身兼数职、辛苦劳累的一生，她是一辈人干了两辈人的活儿、累了两辈人的人心，也是应该放下好好休息了。唯愿母亲的世界里再没艰辛和劳累，再没焦灼和泪水，有的只是轻松和快乐。

有一种情无需思量，有一种爱无需张扬；有一种呼唤伴随一生，有一种美丽铭刻心上。这就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母爱。

读城

# 寻访燕留城

韩书运

春和景明，杂花生树，绿茵铺地。一群历史、文化爱好者，聚集沧县薛官屯乡杨官屯村。有省城的学者、教授，有沧州文化社团的精英，当地的企业家、工人、农民。来这里并非游春踏青，是以虔诚的期盼寻访消失在春秋时期的那座古城——燕留城。

当双脚踏入当地老百姓叫作“北台子”的地方，目睹年代久远的瓦砾散落杂草与沟壑间，仿佛周风吹来远古的风，不得不承认已经来到沉睡的古城。这里的一切昭示着沧桑，见证着久远，透着人类一路走来步履的蹒跚与艰难，不由地发思古之幽情，抒当下之感慨。

遥望南天，五百里处就是春秋时期的临淄城。豪华典雅的宫殿内，两位盖世英雄正在谋划国家大计。居上位者，身穿紫袍头戴毓冕，神闲气定，却掩盖不住雄才霸气，他就是意在“九合诸侯”的齐桓公；居下位者，一身素衣，深沉老练，凡事精琢细磨，胸有成竹，具有“一匡天下”之智的管仲。此时的齐桓公信心满满，对管仲说：“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仲从容对答：“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天下诸侯，则亲邻国。”就是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策中，一个“亲近邻国”“尊王攘夷”影响华夏格局的重大方略诞生。

又是一个春天，齐国大地草长莺飞，一派繁荣。燕国使者急报，山戎攻破燕国，国都被困日久，请求齐国救援。也正是齐国“尊王攘夷”正当时，齐桓公同意出兵救援。这才有了《史记·齐太公世家》：“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国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齐境，桓公曰：‘非两位国君按照礼制举行了结盟仪式，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公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于燕’的记载。燕庄公感恩齐桓公的义举，在齐国割让给燕国的土地上，建起一座燕留城。

虽是一次探寻，也未经权威认定，来到古城遗址的人，心中都有不可推翻的期望，脚下的遗址，就是26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燕留城。

感觉这沉睡的古城不是毁灭，不是诀别，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存在方式。人的智慧总是想给大地留下痕迹，大自然的量又总是把这些痕迹抹去，时间的车轮也总会把路上的沟沟坎坎碾平，同时又留下新的印记。如同导游的刘之龙，以及古城遗址的最初发现者罗忠林，在古城遗迹上边走边讲，把本来的地理概念解读为历史章节，甚至超越地理与历史而成为寓言，把人们带入古代的氛围中。

人们在刘之龙的讲解中实地寻找、探索、发现，拾捡着

有代表性的砖、瓦、陶、瓷以及金属残片，把古城遗址展现的信息汇聚成会说话的古代使者。此刻的古城遗迹，分明就是安详的老人，还探索者以历史真实。探访者们的情绪，就像极度敏感、游荡于强烈磁场的指针，一头是古代，一端是当今，似乎受着“天人感应”强大吸引，对话于古与今。他们重温昨天故事，收拾昨夜旧梦，然而又并非虚无，欲将曾经的失落找回。

当刘之龙介绍，古城遗址的南沿就是周定王河故道，而且这里有成堆成片的姜石。我的神经似触电般地震颤，立刻产生一个不确定的判断，莫非这座古城就是毁于一场大水？在这座古城池建后刚刚六十余年，也就是周定王五年，黄河决口改道，一股大流在此经过。这场大水，是大禹治水后有记载的最大水患。黄河虽是母亲河，当母亲发起脾气，也会让儿女惧怕。泥沙俱下，浊浪排空，急流湍湍，野马脱缰，洪流所至，摧枯拉朽。周定王河并非人力开挖，是洪水冲决自然形成，那成堆成片的姜石，也不是土生土长，是大水冲来之物。直到几百年后，这一带河流、湖泊、沼泽相连，水波荡漾，蒹葭苍苍，水鸟飞翔，狐兔出没，少有人烟，一片荒凉。这场大水，距齐桓公伐山戎，也只不过62年。

刘之龙又引领大家到盟台遗址。招呼大家登上盟台，体会当年齐燕两国君主誓盟的情景。这个2600多年的土坛，三级台阶分明，依旧浑厚雄壮。遥想当年是何等伟岸挺拔，气势宏大，齐燕结盟之时，场面又是何等隆重。旌旗猎猎，迎风招展，鼓乐齐鸣，传声以远，戟戈成列，威武威严。两位国君按照礼制举行了结盟仪式，各自脸上露出满意笑容。实力较弱的燕庄公，自信有齐国的撑腰，可保民安国泰，再也不敢惧外族生变。春风得意的是齐桓公，器宇轩昂立于盟坛上，仰望是蓝天飞鸟，俯视是子民欢呼，身后是盟友燕国，前方是兵强马壮、物阜年丰的国土。霸气凌人的神情，溢于言表。

用了半天时间走完古城遗址。曾经的古城已偃旗大地，当年的繁盛化为泥土，淹没在遥远时空。但遗迹还在，精魂未散，化作了当下的祥和安宁和古朴民风。莫要为遗迹感叹，只要时光不倒流，一切都会归于衰老，我们需要找回的，是渗透到大地深处的那份厚重。

一直在想，从不同地方赶来的这些专家、教授、学者、企业家、职员、工人、农民，因何聚到一起，从未谋面又似曾相识？正可谓：志同者不以万里为遥，道合者不以山川为远。这才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都是奋笔疾书，续写《春秋》的人。

我思

# 古桥之美

马胜锁

桥，《说文解字》，水梁也，水中之梁。凡独木者曰杠，骈木者曰桥，大而为阼陀者曰桥。

这几天，内心一直酝酿着一次远行，也忽然想起了曾经走过的一座座桥，这些桥遍布大江南北，有唯美的，有实用的，有现代的也有古老的。它们有垒石成桥的，有搭木成桥的，有钢筋水泥造桥的，有造舟为桥的，还有小资情调的汀步桥，大大小小的桥带给我很多惊喜，也让风雨人生有了更多的期盼。扬州的五亭桥，西湖的三潭印月九曲桥，赣州的惠民浮桥，黄姚古镇的石拱桥，福州的闽江大桥，苏州的枫桥等，都曾让我流连忘返。

桥，无论大小，每一座桥都凝聚着造桥人的艰辛，彰显着造桥人的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桥，把不同地方的人们送往更远的远方，助力人们实现梦想。最接地气的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而路的尽头一定有桥的身影。对于桥，我最多的感触是它的伟大、它的不朽。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美的统一体。我们国家是个多山的国度，山多江河也多，因而出行不便，应运而生桥自然就多，可是，在没有大型工具的古代，造一座桥，那是何等的艰难？因而，无数代的工匠们呕心沥血，克服种种艰难和险阻，为的就是造福于民。赵州桥就是最好的例证。无论是水急辽阔，还是小溪潺潺，有水的地方，人们都会想尽办法打通水道，让天堑变通途，这样的桥精神怎不让人感动？仍记得站在山高谷深的云南龙江大桥上的一幕，太震撼了，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我常常想，有了桥，就有了远方，也就有了人气，有了故事，有

人间

# 摇纺车的母亲

王玉霞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更别说那温暖的怀抱了。但她走近的时候，感觉仍然那么亲切，那么温暖。

母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外婆的长女，兄弟姐妹八个。那时，人们吃、穿、用全部出自勤劳的双手。外婆一家也毫不例外。

外公是中学校长，长年吃住在学校。外婆家里家外一把手，被几个孩子拖累得一身病。作为长女的母亲自然是外婆的得力帮手，七岁就站上小板凳，趴在锅台上贴饼子，做的一手好饭一直为亲戚朋友称道。外婆还要穿针引线给一家老小缝衣做鞋，洗衣做饭、刷锅洗碗也就成了母亲的“家常菜”，背弟弟领妹妹更是正当活计。等着弟弟妹妹们睡了，母亲还得抱棍子推磨，累得随便倚哪儿都能睡着。

母亲长到十来岁，日常用水都是母亲和大舅抬回家的，等到母亲13岁就自己挑水了，好不容易大舅能担担了，又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了。不仅如此，长年的积劳让外婆患上肺癆，家庭一切重担都压在母亲的身上。白天下地干活挣工

汉诗

## 古洋河的水

——沧州道德模范系列之谢铁桥  
吕 游

一滴古洋河的水，渗入泥土  
流进一株庄稼的根茎，就有了生命力  
更多古洋河的水，流进田间地头  
被更多的庄稼托举到高处，就有了生命力  
无数滴古洋河的水，流进水杯，口碑  
流进北张庄，流进河间、献县、肃宁人民的心头  
蜿蜒曲折，一路前行的，就不是一条河了

那是谢铁桥，以河流的模样，滋养着父老乡亲  
比河流鲜红的，是谢铁桥的血液，一旦  
在身体的版图流淌，就不只是血液了  
那是一根根高黏结预应力钢丝，是一条条  
流淌在身体里的古洋河，千旱扯不断  
烈日晒不化，冰冷更不能阻止  
把水历练成血液，把血液历练成螺旋肋钢丝的  
是谢铁桥，你们看到了吗——

为什么严寒酷暑反复拉扯一条河流  
困难、疾病、坎坷反复侵蚀一条河流  
古洋河没有断流，谢铁桥没有倒下  
一条河流要如何和华北平原牢牢焊接在一起  
一个人内心要凝聚什么力量，才固若金汤

古洋河，一条植根于河间府，蜿蜒曲折  
向着天津，向着祖国各地，向着世界前行的  
哦，我说的不是藤蔓，而是科技，是质量  
是行走千里万里，还要折返的丝丝乡情

一滴古洋河的水渗入泥土  
叫奉献，那滴水，名叫谢铁桥  
两滴古洋河的水溢出乡亲的眼睛  
叫泪水，思念的人，叫谢铁桥

## 五月,为母爱放歌

孔大龙

捡一束康乃馨  
让花儿驾着儿女思念的风儿  
送给慈爱的母亲  
世上最伟大的  
莫过于母爱  
丈夫、儿女、事业、家庭  
扯断骨头还连着筋。  
多少个不眠之夜  
多少个春夏秋冬  
一针一线，一丝一缕  
编织着对家庭的爱心  
描绘着对儿女的幸福期待

尽管文字的表述是微弱的  
但我依然想用满含敬仰的笔画  
书写天下所有儿女的情怀  
我只想聊表寸心  
纵使是三山五岳的松  
也抒不尽母亲对儿女的爱  
母亲，你是大海，我就是浪花  
母亲，你是大树，我就是嫩芽  
母亲，你是骄阳，我就是那孱弱的光束

我也曾写过一些诗  
给花给海给夕阳  
但从没有像今天写得这样凝重  
母爱犹如潺潺的流水轻柔  
却又如同泰山一样的厚重  
母爱是抚育儿女成长的土地  
也是人生理想的避风港湾  
如果母爱是雨  
那儿女就是雨后的虹  
如果母爱是月  
那儿女就是捧月的星

在这春末迎夏的槐香时节  
我愿叩开青葱岁月的大门  
捧一杯香茗  
为母爱酿制温馨的芳香  
只因为  
我们欠您的太多，太多，太多  
愿天下的母亲慈爱广博  
愿天下的母亲幸福你我  
愿天下的母亲都快乐

文讯

## 沧州淮安两市作家共同探讨“大运河文学”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5月12日下午，我市作协与淮安市作协30多名作家，聚集沧州宏泰酒店，共同探讨“大运河文学”的创作。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沧州，京杭大运河流经最长的城市；淮安，大运河连接淮河、长江、黄河的“运河之都”。沧州有纪晓岚与《阅微草堂笔记》，淮安有吴承恩与《西游记》。沧州积极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深入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淮安以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为依托，精心打造当代版“清明上河图”。

与会作家一致认为，“大运河文学”在书写这一伟大遗产前世的同时写出它的今生，而大运河的今生更能显示作为历史的当代意义。两市作协表示，不仅两市互动，还要去团结大运河沿线更多作家，共同挖掘大运河深厚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大运河文学”力量。